

Ruguo Wo Neng Zhanqilai Wen Di

如果我能 站起来吻你

春曼 心曼◎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Ruguo Wo Deng Zhanqilai Wen Ni

如果我能 站起来吻你

春曼 心曼◎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果我能站起来吻你 / 春曼, 心曼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5396 - 2994 - 0

I. 如… II. ①春…②心…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4547 号

如果我能站起来吻你

春 曼 心 曼 著

策 划: 刘正功 温 媛

责任编辑: 温 媛 吕冰心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00,000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6 - 2994 - 0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一：永不凋零的姐妹花

我曾读过一些英文原版小说，那些小说的封底都会有一些著名报刊或人物的推荐语，比如，“这是一本拿起就放不下的书”，或是，“我想我再也忘不了这本书了”。其实，那都有点夸大其词，我倒是希望遇到一本让我拿起就放不下，或是就忘不掉的书呢。

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等待，有时候就把这等待忘记了，因为书店里的书越来越多，包装也越来越令人眼花缭乱。随手翻来，却觉得有的书形式大于内容。那些繁华的书影就像今天外面浮躁喧哗的生活，已经很少能给人沉静的回忆和心灵的慰藉了。

可是有一天，我读到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给我发来的一本书稿，她告诉我这是一对重病的姐妹创作的长篇小说。姐姐叫春曼，妹妹叫心曼，她们都患有“进行性脊髓肌萎缩症”，不久前姐姐春曼已告病危。社里希望她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所以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出版，并且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一个序言。那会儿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不希望任何人承受病中的痛苦，更何况是一对在贫困生活中挣扎的女孩儿呢！几乎就在收到书稿的同时，我接到了心曼的电话，那声音柔柔的、甜甜的，却没有什麼力气。她非常有礼貌，一再抱歉打扰我。我知道生病的女孩儿都很懂事。为了不让她花长途话费，我急忙把电话打回去。心曼告诉我她三岁就失去了父亲，是坚强慈爱的母亲一直照料她和姐姐，她们早就没有钱治病了，活着倚靠的只是梦想和渴望。心曼的讲述平静而温婉，话语里听不到一句对生活的抱怨，尽管她和姐姐从小就浸泡在疾病的苦痛之中，尽

管她们从没有感受过一天有灿烂阳光的日子，但是心曼和姐姐在生存的绝境中却还是那么善良、那么顽强。她说写这本小说就是想实现最后一个心愿，要用稿费回报妈妈的爱……我不忍心再让心曼说下去，我怕她累了，更怕我自己忍不住流泪。我说，你和姐姐要坚持，再去北京，我一定去看你们……其实说到这里，我已经流泪了。

在春曼心曼的博客上，我看到了她们的模样，真的是一对美丽如花的姐妹！她们不但容貌漂亮，写的文字也很漂亮，就像她们的小说一样，字里行间流露着今天的女孩儿们少见的忧伤、徘徊和惆怅，还有一种说不清的迷惘。她们写的是爱情，是她们亲身经历的爱的体验，那种凄美让我的心感到战栗。她们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一颗莲子

命运把我深埋在地下

让我逃开尘世的纷扰

在我沉睡了千年之后

没人发现我的存在

可我依然热切地期盼着爱我的人能快点来

帮我实现花开

我会用尽全身的力量绽放我最美丽的青春

那是我作为花儿生生世世的梦

独自等待着有人来开启我这颗千年睡莲的心

读着她们的小说，我一次次擦去不觉流下的泪水。我想起我母亲曾经说，她小时候读《红楼梦》曾哭湿过手绢。于是我就想起《红楼梦》里那个多病多愁的林黛玉，还想起有一次看过的选《红楼梦》演员的节目。想演黛玉的女孩子站了一大排，每一个都像花仙子。

可我却觉得那都不是我想象中的林黛玉，其实林黛玉的形象是一种气质——一个爱文字的少女，她内心气质的高贵不是演出来的，而是散发出来的。而心曼姐妹就仿佛具有这种特质。我不由得想，也许疾病除去痛苦，给人的还有另一种感受，这是值得研究的疾病与文学的关系。

心曼姐妹没有上过学，是妈妈教她们认字的，在阅读和写作中，她们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她们在各自心中都有深爱的人，在无边的美丽想象中，她们和所爱的人在一起，她和他自由自在地漫步，她会靠在他温暖的怀抱里……在想象中，一切被严酷的现实牢牢禁锢的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而很多健全人却失去了这种想象的能力。我曾说过，想象中的爱情比现实中的爱情更加美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春曼心曼姐妹也许可以少一点遗憾，因为她们爱的世界是那么纯净！

小说深深地打动着，让我想了很多文学以外的事情，比如生命，比如心灵。不能以纯文学的角度来评判这部作品，我想这本书的形成过程更重要。我们被这个故事告知，生命中什么最值得珍惜，我们也被这对姐妹告知，其实健康地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今夜，我匆匆写下几页纸，这些文字就像一条清澈的小溪从我的心间流过，我愿它给美丽坚强的姐妹带去我的爱与同情，我也希望更多的读者都来关注这对如同莲花一般纯洁的女孩儿。在我的心里，她们将是永不凋零的姐妹花。

海 迪

2008年秋天

序二：让爱，回归灵魂

这是一本关于爱情的小说。

残疾人的爱情。

它是特殊的，因为，残疾人就是特殊的：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来获得的，而是来体验的。

于灾难中体验活着的美好，于失落中体验获得的欣喜，于绝望中体验希望的可贵，于无法生存中体验自食其力的激动……他们终其一生获得的东西是健康人最容易获得的，他们终其一生获得的体验也是健康人最难获得的。

这其中，包括爱情。

这个世界上，相爱的人有许多种，有大胆追求健康人的健康人，有大胆追求残疾人的残疾人，也有大胆追求残疾人的健康人，但是，一个残疾人对健康人的大胆追求呢？很少。为什么？因为他们胆怯，他们觉得没有资格，他们觉得会给对方负担。在生活与生命的尊严上，残疾人已经成功站立，但是在爱情上，他们仍然无法平视这个世界。当头颅无法在任何时候都昂起时，身躯也就无法真正挺立。

那几乎是残疾人最后的和唯一的残疾，是他们自己都承认的残疾。

但是，书中的一位女主人公改变了这一点，她爱，爱一个健康人，以自己健康的爱情。她于无意中实现了一个意义：当有一个残疾人突破这一点，并且记录下这一切时，必将有更多胆怯的心灵被

唤醒。残疾人的爱,需要回归整个人类的爱的怀抱。到那时,感到温暖的,不仅是残疾人,还有健康人本身。

对残疾人来说,重要的不是拥有爱情,而是体会过爱情。当这一点更为重要时,残疾人才更有勇气去爱。

书中另一个女主人公告诉我们的是:

能够爱,是生命的自信;放弃爱,是生命的尊严;放弃之后的微笑,是生命的高贵。那里有着最现实的挣扎与限制,那是没有结果的爱,没有结局的爱,也是没有结束的爱。

爱的情感,既然被现实所困,那就让它最终回归灵魂。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用心灵写作;有人用心血写作;该书两个作者则是用生命写作。因为写作的动力之一就是:也许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那就一定在离开前完成它!许多时候,她们在透支身体透支生命,怀着一种与生命诀别的心完成它,近于对此书的殉难。

此书已经完成,她们已经拼尽全力,接下来,让我们以这样一个场景延续它:

某一天,一个平常的屋子里,一个人,静静地读它……

张大诺

2008年5月21日于北京

序三：没有人可以剥夺爱的权利

我在细细品味一部书稿的时候，逐渐地淡忘了最初的阅读目的——代作一篇序，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向读者介绍一部作品的醒目之处，或者煞有介事地圈圈点点。老实说，我并没有因为这一对姐妹作者是两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就爽快应允作序的请求。如果作品不能带给我愉快的阅读体验，我宁愿保持沉默——这种对最初阅读目的的淡忘是因为在书稿中我结识了两朵美艳绝伦的生命之花，她们以从容的自信、凛然的尊严、超脱的高贵恣意地开放着，在生之美好、爱之美好的照耀下，所有的阴霾都烟尘般散去，带给我的是一片炫目的晴朗。

当然，我不能对书中有关爱的艰难的描述视而不见。

毕竟，自传体小说的作者是生活在轮椅上，她们脆弱的生命时刻受到死亡的威胁，她们的爱不可避免地在卑怯、隐忍甚至绝望中成长。但也正因为如此，在卑怯、隐忍、绝望的衬托下，爱的大胆、爱的泼辣、爱的热烈才愈加显得率性和奔放，尤其是爱的任性、爱的调皮更因为真实得无以复加而倍感鲜活。

多年以前，我读《简·爱》的结局时难以释怀，既然简·爱奋力和悬殊的社会地位抗争，为什么一定要安排大火之后才能和失明憔悴的罗切斯特携手相拥呢？但是面对残障人群和健康人群之间爱的鸿沟，我不得不承认，对双方而言，跨越这道看不见的鸿沟有多艰难。也许上帝的公平就在于，设置这样一道鸿沟，让这样的爱有更大的升华空间。

但是在书稿中,这个鸿沟的跨越似乎轻而易举。姐妹俩以满不在乎的口气告诉人们,心无沟壑路自平。尽管,无论是书稿里还是现实中,姐妹俩没能得到想象中的结局:在明媚的六月穿上洁白的婚纱,在所有亲人和宾客的祝福声中做最幸福的新娘,但就像她们写的那样:“请让我尝试一次陨落,让我感受生命的快乐和激情吧,即使疼痛刻骨铭心,毕竟,我真实地在红尘中爱过。”

不计较付出,不乞求完美结局,不因伤害而悔恨,体验一次在情感的世界里纵横捭阖、酣畅淋漓,试问以前卫自诩的现代青年,有几人能做到呢?

人们都在为爱付出,对春曼和心曼来说,这还意味着含辛茹苦终日操劳的母亲、勤奋刚毅的弟弟和贤惠朴实的弟媳,甚至乖巧聪明以带给姑姑开心为己任的小侄儿,一家人付出最大的努力尽力延长姐妹俩的生命。还有许许多多善良的人,参与了春曼心曼的青春故事,让这两朵姐妹花在温暖中绽放。

这样的爱,难道还需要再度升华吗?

姐妹俩没进过课堂,她们是靠着对生命和爱的渴望完成自己的作品的,笔触生涩在所难免。瑕不掩瑜的是,率真竟成全了作品独一无二的特色。我想对这本书的未来的读者说,无论如何请不要怀着同情的心态来读这部作品,看看从来没机会站立起来的春曼和心曼给书起的名字你就应该明白,《如果我可以站起来吻你》,面对这样的骄傲的告白,任何同情的念头都是可耻的。

所有的人都在为爱付出代价,但没有人可以剥夺爱的权利。

言 午

2008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一：永不凋零的姐妹花/001

序 二：让爱，回归灵魂/004

序 三：没有人可以剥夺爱的权利/006

引 子/001

姐姐篇：下辈子，我们还能再相遇吗？/002

妹妹篇：爱我吧，用一朵花开的时间！/102

后 记：一切，为爱让行！/285

引子

我是佛前的一粒由莲子心制成的念珠，佛对我爱不释手。终日，我沉浸在佛香缭绕的莲花池畔。

我问佛，为什么你我表面平静，实则忙碌？何为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佛说，度，是世间男女的私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与你我无关。

可是，我分明在妖娆的睡莲身下，看见寂寞的泪光，温暖的风中似乎有世间男女的欢笑声。

我在佛的指尖滚动，终于，在第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次的旋转之后，佛累了，佛微合起双目养神。

蓝色的夜空里划过一道流星的轨迹，是我从佛的手指间偷偷地溜出。

我在心里一千遍地对佛说，对不起，请让我尝试一次陨落，让我感受生命的快乐和激情吧，即使疼痛刻骨铭心，毕竟，我真实地在红尘中爱过。

姐姐篇：

给。下辈子，我们还能再相遇吗？





第一章

1. 一个陌生男孩打来的电话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早上起来后刷牙时手使不上力气,我就用左手托着右手刷牙,用了快二十分钟的时间,浑身感觉软绵绵的,因为心难受得厉害。妈妈半夜起来给我吃了救心丸,到现在嘴里还有浓浓的中药味,好难受。在一边已经洗漱完的妹妹冉菲,皱着眉头看我反复地和牙齿较劲,忽然笑起来,她边咯咯地笑着,边对妈妈说:“你瞧我大姐呀,就那几颗牙齿还磨唧起来没完没了的,好娇气!”

我瞪了她一眼,我没精神理她,由她去做。

“你就泡蘑菇吧,看一会要是来电话你怎么接?!”

电话仿佛是为了支持妹妹,故意和我作对,竟然真的忽然响起来:“丁零零……”

我吓了一大跳,心想,电话不一定是找我的吧?只见妈妈双手湿



漉漉地从厨房跑出来，她到桌子前接起电话：“喂，你好！是的……她在，你稍等啊！”妈妈转身对我说，“漫菲，是找你的电话！”

“哦？”我嘴里含着雪白的牙膏沫，半张着口，伸着脖子，感觉小泡泡们随时都有可能从我嘴里飞出来一样。我从妈妈手里接过电话，本能地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心想，才早上七点多钟，谁会找我呢？

这时，冉菲在一边看着我哧哧地笑起来，她得意地眯起眼睛，咧着嘴，笑得手都握不住小镜子和唇彩刷了，小小的肩膀也跟着颤抖。我又好气又好笑地瞪了她一眼，在妈妈端给我的脸盆里吐了口牙膏沫，接着，我对着听筒说：“喂，你好！”

“你好！你是漫菲吗？”

电话听筒里传出一个陌生男孩的声音，声音很浑厚，很阳光，我不认识他。我在记忆里迅速搜寻他的声音，没有听到过。

“我就是漫菲，你是谁啊？找我有事吗？你怎么会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啊？”我一连声地问他。

“我姓童，叫童川。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一篇参赛文章，题目叫《爱使生命美丽》，上面还刊登了你的一张相片。你的故事让我挺感动的，就给报社打电话，要到你的电话号码。”

“呵呵，你还挺有办法的呢！”

“只要我想做的事就有办法的！”他笑了。

“漫菲，你最近身体好吗？是不是不舒服啊？”他或许是听出了我说话口齿不清了。

“啊！有一点，不过还好。”我嘴里含着没有吐干净的牙膏沫，继续含糊地回答他。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嗯，谢谢你！”

“不要和我用‘谢’字好吗？”

“呵！我接电话习惯了，你怎么就特别呢？”话一出口，我感觉自己有一点失礼了，这是头一次接他的电话，怎么能和他像认识好久的朋

友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呢？没想到他并不介意我的话，而是扑哧一声笑了。

“你是一个挺个性的女孩！”

“哈哈！我刚刚起床，正在刷牙，我的嘴里还含着牙膏沫呢，哪天我们再聊好吗？”

“好，你要照顾好自己，好吗？”他再叮咛一句。

“谢谢你哦！”

挂断电话，我继续刷牙，心里却对刚才打来电话的那个男孩儿忽然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好感。我为自己会有这样的想法感到脸红，我感觉脸烫烫的，不自觉地抬手摸了一下脸颊，却擦了一手的牙膏沫。我在心里忍不住暗骂自己，漫菲啊漫菲，你究竟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呢？只是一个电话，只是看到你一篇文章的读者而已，难道，你还希望与他之间发生什么传奇故事不成？

“哈哈！大姐，怎么样？你出洋相了不是？还不快点儿？！”

这一次我没有瞪冉菲，我乐呵呵的，心情很好。

2. 这是巧合吗

第二天早上，我感觉手比昨天有点劲儿了，我想我一定能先比妹妹刷完牙。可是，我才刷了两三下，忽然，桌子上的电话铃声响起来。难道又是我的电话？

“是谁打来的电话？”妈妈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一边问我和冉菲，仿佛我们听见铃声就知道是谁打来的一样。“喂，你好！你找谁呀？啊，她在，你稍等啊！”然后，妈妈走到床沿边，把电话递给我，“漫菲，是你的电话。”

我迟疑地看着妈妈，心想妈妈是不是听错了，怎么大早上起来又是找我的电话呢？我示意妈妈我在刷牙呢！妈妈小声对我说：“你就说话吧，要不多没礼貌啊！”



我只好放下牙刷，乖乖地从妈妈手中接过电话，口齿不清地对着电话那边说：“喂，你好！”

“漫菲，今天你好点了吗？”是他，昨天一大早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叫童川的男孩。很巧合，他又是在我刷牙时打电话来的，我笑了，笑得很开心。

“好点了，谢……”想到昨天他要我不要对他用“谢”字，话刚一出口就打住了，没有再说下去。他扑哧一声笑了，我也笑了。

“你笑什么啊？”

“没什么啊，只是因为我高兴！”

“高兴？”他有一点被我的话弄糊涂了。

“是啊！”

“漫菲，吃早饭了吗？”他问我。

“还没有，妈妈正在做呢！不过，我不想吃，吃完胃会很难受很疼。”

他叹了一口气，是悄悄地叹了一口气。

“你这么早给我打电话，你有没有吃早饭啊？”

“没有，我刚锻炼完身体。”

“噢！”我应了一声，心里纳闷，童川为什么会在每天早上起来给我打一个电话？不过，他给我的印象挺好的，感觉他和其他的读者不太一样，从他给我打电话的第一天起，他就没有说过如何地钦佩我，或者夸奖我文笔很细腻很好之类的话，而是像兄长一样很认真地在关心我，这让我挺喜欢，也挺感动的。

此时，童川在电话那头对我说：“漫菲，你知道吗，我看到你真实感人的经历时很感动！我一边读一边在流眼泪。而且，你的照片让我有一种很亲切很亲切的感觉……”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默默地听着。

“漫菲，等妈妈做好饭你要多少吃一点好吗？”他用商量的口气嘱咐我。从昨天到今天，他一直在叮嘱我要照顾好自己，他的关心让我